

(六二四——七〇五)

武则天，名曌（zhào），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女皇武则天

郭良玉 著



天津人民

(六二四——七〇五)

武则天，名曌（zhào 照），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女皇武则天

郭良玉 著



天津人民

(津)新登字 001 号

女皇武则天

郭良玉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市宝坻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400

ISBN7—201—01480—0/K·186

定 价:6.90 元

内 容 提 要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一生明察果断,知人善用,手段毒狠,精于权变。本书以叙述史实为主,描述了她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在她当权期间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采取过一些什么措施;描述了她是如何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的;也描述了她的生活情况……

文字生动,可读性强。

目 录

一、 李治初登基 武氏二进宫	(1)
二、 谋后位武氏杀亲女 绝众望无忌害吴王	(7)
三、 武氏得逞立为皇后 遂良苦口竟遭贬黜	(14)
四、 残杀后妃极尽狠毒 计害兄姊凶悍异常	(25)
五、 忤武后无忌遭暗算 顺上意二奸获显爵	(34)
六、 为谋帝位连杀二太子 拟回天心作《黄台瓜词》	(50)
七、 天子封禅皇后还乡 太平出降高宗崩亡	(66)
八、 维系人心太后留仁轨 阻修七庙斐炎死都亭	(82)
九、 李孝逸大败徐敬业 苏良嗣怒批薛怀义	(100)
十、 告密成风人人自危 酷刑罗织酷吏逞凶	(111)
十一、 武则天拜洛受图 越王贞起兵身死	(127)
十二、 武曌称帝大封诸武 众口铄金昭德遭殃	(143)
十三、 不修德政逼反契丹 时战时和死伤百姓	(160)
十四、 恣心意则天铸九鼎 抗皇威牡丹返故土	(176)
十五、 杀人过多思缓刑 荐贤选能官太滥	(186)
十六、 轻儒学歧途出仕 重刑狱妄杀多人	(194)
十七、 太后再封诸武 承嗣强夺碧玉	(205)
十八、 保皇嗣金藏剖心 护邦国仁杰进言	(219)

十九、 宠二嬖无罪贬元忠 持正义张说驳太后 (228)

二十、 张柬之划策诛二竖 武则天驾崩上阳宫 (249)

一、李治初登基 武氏二进宫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己卯长孙皇后于立政殿驾崩,唐太宗失去宫中良佐。

唐太宗听说应国公武士彠的女儿,颇著才行,何不纳入后宫,也好随时呼用,便将武氏纳入后宫,立为才人。

这时武氏年方十四。

原来这武氏并非武士彠的原配夫人所生。武士彠原娶相里氏,生下两个男儿,一名武元庆一叫武元爽。后来,又娶杨氏,生下三个女儿,长女嫁给太宗第八个儿子越王贞府中的法曹贺兰越石为妻,第二个女儿就是武则天。第三个女儿嫁给了郭孝慎,不幸早早双双下世。

武才人自入宫闱之后,她深知过去长孙皇后为后宫中人钦戴,又为太宗敬重,她在宫中真是谦恭柔顺,殷勤小心,对宫眷也谦谦有礼,在太宗面前,从不露乖巧,免遭妃、嫔忌恨。

这年的暑热来得早,太宗的九子,被唤做雉奴的李治刚刚十岁,生得荏弱,常跟了武氏才人,太宗也嘱她小心服侍。

太宗忙于朝政,加上痛伤妻室长逝,虽也曾使人将晋王(雉

奴)李治和长孙后所生的晋阳公主的儿子安排在自己寝殿后房中,不时唤来抚慰一番,无奈日理万机,极少空闲,又见武才人貌甚端丽,处人接物,颇有气量,也稍稍放心。

日积月累,寒往暑来,一晃十多年过去。李治长到 22 岁,太宗晏驾。武才人等被遣送至感业寺,削发为尼。

武才人随太宗嫔御人等一入感业寺,心下十分怨苦。她想起父亲去世后,两位兄长及伯父房中堂兄惟良、怀运及死去了夫婿怀远堂兄的遗孀善氏常贱视我母女。我身为女流,虽志怀高远,却也无计可施。幸得选入宫闱,立为才人。只望得幸于先帝,虽不得为后,指望封为贵妃,也好吐气扬眉为母亲争光。想不到太宗只敬重长孙后,宠嬖隋炀帝的女儿(吴王恪的母亲)和巢王元吉死后被太宗纳入后宫后生下曹王明的两个杨妃。除此之外,后宫佳丽,太宗都不甚理睬。自己想升贵妃就成了空想。人说红颜自古多薄命,我竟真成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我也思量过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能否以之作直上青云的阶梯。太子承乾样子实难入目,又一心只宠歌童。魏王李泰生得臃肿,且正和他那一帮子文学馆的学士们撰写《括地志》,无由进身。只有李治,幼年常常依我,稍长也有情愫,只是宫闱肃整,难越雷池半步。自打李治纳罗山令王仁祐的女儿为晋王妃,夫妇燕好,自己已稀有相见机缘。太宗晏驾之后,更将我们这伙太宗嫔御,发往安业寺来剃度修行。想当初我初入皇宫,心中暗自欢喜,想图个出人头地,不想大好年华虚度,如今已二十有六,却落得个暮鼓晨钟,黄卷青灯!难道我就此了却余生?我真好恨!

武氏虽身入空门,心却在皇宫,她总想和当今皇上李治见上一面,想个法子,跳出这闷煞人的感业寺。

武氏在感业寺如此熬过了一年,只熬得她瘦损多多。也是无

巧不巧，遇上了太宗第二年四月己巳的忌辰。半月前传下话来，说皇上要在这一天到感业寺来行香。

武氏心神不宁等待这一天到来，她想即便拚却性命，也要争得重见天日的机会。

在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的这天，她换上了新的尼僧衣衫，端坐在蒲团上，闭目诵经。众家女尼，也都按部就班，敲响钟磬木鱼齐声诵念。感业寺里佛堂上香烟缭绕。皇上李治和王皇后踏入佛殿，内侍递过点好的香来，李治将香插进香炉，他正要转身离去，猛听得身旁有人唏嘘抽泣。他仔细一看，那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他所依恋的武氏。他和众人都见武氏哭得痛切，众人都认为武氏思念先帝，感念长孙皇后，才如此伤痛。只有李治懂得她这千种哀怨万种愁苦的悲咽中有他们的未了情缘。李治想到这里，也不由得滴下泪来。

王皇后站在香案前，冷眼观望，她心中暗自想到，当年安长公主（我父亲的伯娘）因为我人品美貌，对先帝说了，纳为晋王妃，我自己也觉得生得无比俏丽。不想这个女尼，长得这般好看，何不劝皇上使她蓄起来，纳入后宫。

当日皇上李治和皇后回得宫去，李治闷闷不乐。王皇后见此光景，便暗地里差内使到感业寺去，传皇后的口谕，命武氏将发蓄起。

原来王皇后虽然生得俏丽端庄却并不聪慧。入宫之后，又不曾生得子女，心中惶恐，害怕天长日久，难掌后宫。近日又见萧淑妃生下皇子（后封为许王）素节，又生下两个女儿（后封为义阳、宣城公主），已有专房之宠，她暗自思虑，何不劝皇上将武氏召进宫来，武氏感我恩义，定会助我黜退萧淑妃。

王皇后想好主意，便劝李治召武氏进宫。后宫的宫嫔、宫人，

见皇后如此，也各自为武氏说些好话。那李治见那天武氏悲泣，思念起当年的情意，正自无计可施，见皇后如此贤德大度，提出自己想说却难于开口的话，真是大喜过望，于是即日召武氏进宫。拜为昭仪。

李治这个皇上养在深宫，很少外出，没见过他父亲李世民那么大的阵仗；他只见他父亲日理万机，辛苦备尝，没见过平民夫妻间相互扶持，共同担负生活重担；但却见了不少皇家贵族中的偎香温玉的糜烂生活。李治从长孙皇后那里承继了仁厚，却没从太宗那里学得处事果断，不幸又从叔伯兄长处学得好色。他初登皇位，身旁有美貌的妻房相伴，也满意了好一阵子。又从父亲那里学着一些治国经邦的方法，确也做过一些看来是位文治圣明的君主的事。

永徽元年(650年)洛阳有个叫李弘泰的上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大怒，即命将李弘泰斩首。

这时距太宗去世不过半年，李治头脑里深深刻着他父亲临终前的景像。李弘泰的诬告，使他回忆起了：那时，父亲躺在卧榻上，下痢使他瘦得脱了形，两眼塌陷，目光凝滞，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他把长孙无忌召进含风殿来，舅舅俯身在御榻前哭得无法抬头，更不能讲话。父亲只好挥手让他退出去。片刻，又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进殿。父亲喘息一会，说：“朕今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舅父和褚遂良颌首受命。父亲又将目光移向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无忧天下！”停了一刻又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无令谗人间之。”

长孙无忌，国之元勋，朕的舅父，李弘泰竟敢诬告，怎不令人气恼！

初登皇位的李治，真想学学父亲，作一个圣明天子，也常召朝臣来问些国家大政，百姓疾苦。他对臣下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此后每天召十个刺史入阁，问民间的情况及政治。

李治当了皇上，也颇觉上朝下朝，处理政务劳苦，入宫后，宫苑天地又十分狭小，不很惬意，有时便跨马出猎，到山林、野外消闲。

一次他出畋遇雨，左右急忙献上油布雨衣。这种雨衣是将桐油油在丝绸上，制成雨衣雨帽，可以挡雨。

李治穿上雨衣，高兴起来，问随侍身傍的谏议大夫昌乐谷那律说：“雨衣，为何不漏？”昌乐谷那律说：“丝绸着油制衣不漏，若以瓦为之，则必不漏！”这是变着方法来希望李治不要经常打猎。李治知道父亲纳谏，赢得君臣同心一体，天下大治，就高高兴兴罢猎回宫。

李治初掌国政，也颇能以礼义约制亲属。高祖李渊最小的儿子滕王元婴，贞观十三年封王，后二年授金州刺史。李世民一朝，他知道二哥世民的厉害，不敢过于放肆。到了李治当国，他深知李治软弱，自己是当今皇叔，便放纵起来，斗鸡走狗，游乐无度，常常夜半启闭城门，外出游猎，甚至用弹弓弹人，在雪里埋人，当作乐事。李治得知，就以书信警戒他说，你是国家的宗亲屏障，身系国家的安危，应当严于律己，怎能骄逸失度，使我愧叹。他写道：

“王地在宗枝，寄深盘石，幼闻《诗》、《礼》，夙承义训。实冀孜孜无怠，渐以成德。”

接着数说了滕王李元婴许多不成器的事，最后说：

“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今与王下(达)上(面的)

考(语,评、论),以愧王心。人之有过,贵在能改,国有宪章,私恩难再。兴言及此,惭叹盈怀。”

李治并不昏庸,话说得合情合理。李元婴得到这封敕书,也知道再闹下去,不会有好结果。自此大加收敛,虽然也出现过反复,削过封邑,减过亲侍一半,却在李治的劝诫宽容和他努力改正下,最终得以善终。

滕王李元婴和蒋王李恽,爱财贪物好聚敛。一次,李治分赐诸王丝帛各五百段,偏偏不赐帛给滕王和蒋王,有人问皇上:“何以独不赐帛于二王?”李治说:“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可与麻两车,以为钱贯(串方孔小钱用麻绳)。”

李元婴和李恽听到了李治的言语,十分惭愧,以后也在聚敛上稍加检点。

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同心协力辅助李治,李治对他们谦然有礼,异常敬重,对两人提出的事情,多遵从办理。因此这一段时间里国泰民安,很似贞观年间,史称有贞观遗风。

二、谋后位武氏杀亲女 绝众望无忌害吴王

武氏被召进宫来拜为昭仪，真是平步登天。想起感业寺中，日坐愁城，打坐在蒲团之上，虽口宣佛号，却是心念皇宫。每日粗淡茶饭，一领黄布衣裳，活得毫无情趣。

自打召入宫来，衣罗绮，著锦绣，戴珠簪玉，锦衣玉食，岂不自在。可是这个女子聪慧过人，精神充溢，颇不安份。

她初入宫时，对李治真是百般依顺，用一套媚人方术，锁住李治的心，使他连王皇后和萧淑妃宫中，也很少前去。

武昭仪初进宫时并不如此大胆。一则她感念皇后暗使人去命她蓄发，又劝皇上召她进宫，她心中也存有一些感念，在皇后面前，也低眉顺目似乎甘充下陈。

时过不久，她见王皇后并不能统率后宫，也无心整肃内宫，一应事务杂乱无章，她只是一心和萧妃争宠。那萧淑妃生得俊俏丰逸，且能言善辩，在武氏未入宫时，听说皇上只宠她一人。她又生有皇子皇女。母以子贵，她在宫中地位，似欲凌驾皇后之上。王皇后有美色，可是语迟言缓又不能以恩德率后宫，不像长孙后那样有恩于后宫人等，也没有长孙后的威仪。武昭仪有时就遐想，

要伺机取而代之。

武昭仪见皇上常为王皇后和萧淑妃相互谮毁而苦恼，她不时相机为王皇后和萧淑妃说句好话，也借此以赢得李治对她的信赖。果然李治看她心怀博达，不以宫闱琐事烦扰自己，有时李治反而将皇后、淑妃之间的攻讦说与她知道，听听她的判断。她也不轻易说短道长，只从中假意谐调一番，招得李治对她越加信任。

武昭仪逐渐得宠，皇后和淑妃见一人不是武氏的对手，两人便合将起来，在李治面前毁诋武氏，武氏隐忍不发，且看皇上的行径。

李治早已听腻了皇后告淑妃，淑妃告皇后。又见二人连起手来谮告武昭仪，心中又多一重不满，因此对两位后妃的言语总是不听，即便听了也是一味不信，遇上了武昭仪诽皇后谤淑妃，他却确信不疑。

武昭仪的宠遇愈来愈高，萧淑妃恨恨不已，王皇后也越来越不安心，她怕自己的皇后位置不稳，她把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召进宫去，母女二人暗暗计议，让柳氏去找巫祝，想以厌胜法诅咒武氏速死。不想这事被人揭发出来。

李治得知皇后使巫祝厌胜，大为光火，他即下诏令，不许柳氏入宫，又将皇后的舅父解职。一怒之下，甚至要废皇后。后来转念一想，嫔妃争宠，为此废皇后，这事未必妥当。

王皇后厌胜事发，武氏似乎未闻，也不去问，其实她心中犹如油沸水滚，思绪万端。她想起皇后当日命我蓄发，助我入内，并非对我有大恩大德，只不过借我挟制萧妃。我感她恩义，卑词屈体，事奉多日。不想我稍稍得意，她便使巫祝害我，你既不仁，休怪我不义。必先废去此人，我方有进身之阶。只有掌握六宫，才

能光耀门楣。她用眼扫了一下睡在床上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将心一横，暗暗说了句：“只好如此。”

自厌胜事发，皇后更加失宠，她总想先和武氏重新和好，借助她来冲淡皇上对她的烦弃。她哪知道武昭仪却想要下毒手。

一天，王皇后来到了武氏椒房探视，她见昭仪生的女儿眉目清秀，十分可爱，不由得多看上一回，抚弄了几下，随后离去。

皇后起身，宫人伴送，武氏乘这一阵忙乱，伸手掐住女婴的细小脖颈，暗暗咬了咬嘴唇，用力一掐，那女娃儿只动了动手脚，连一声也没哭出来，便没了气息。

武氏忙扯了扯锦被，将她盖好。正自心神不宁，坐在软榻上喘息。忽听宫人禀告：“万岁回宫！”她定了定神，强为欢喜，起身迎接。

李治见武昭仪生下个招人喜爱的女儿，常在政务空暇时来引逗一下。今日退朝叫宫人将锦被揭开，那女婴双目紧闭，鼻息全无。武氏见女儿死去，忍不住哭泣。李治惊问左右，左右齐声奏对：“适才皇后来过！”李治大怒，说：“后杀我女！”命立召皇后。

皇后不知就里，蹣跚而至，武昭仪一面抽泣一面述说皇后如何进宫，如何抚弄女儿，说皇后心怀妒忌，杀死王女。

此时此地休说皇后言语迟缓，即便是个伶牙利齿的也是百口难辩。

自此皇后更加失宠，也更无心管理宫中之事。原来武氏入宫后，事事留心。她见皇后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皇后的舅父中书令柳奭（音士）仗着皇后的权势，入见六宫，不为礼，皇后又不能虚心接纳皇上左右。武氏见皇后不加理睬的，她都悉心交结，所得的赏赐，全部拿来分给众人。所以宫人私下里都说：“皇后目中无人，萧淑妃言语尖刻，只有武昭仪大度，体念人。”

自从皇后“杀”了武氏的女儿事情的传开，原本不打算废皇后的李治，也产生了废皇后的思想。可是李治为人仁弱，他虽有废皇后之意，但怕大臣不许，他和武昭仪商量好，临幸太尉长孙无忌府邸，看看元舅的态度。

永徽五年(654年)的冬天，李治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携了武氏，带去十车金宝锦绸。在宴席上饮酒尽欢，即席拜长孙无忌宠姬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李治将皇后无子的话，对舅父说了，无忌总是避开主题，说些别的。

李治和武氏见太尉不肯顺从意旨，心中十分不快，只好怏怏而去。后来武昭仪又让她母亲杨氏去长孙无忌府中，屡屡在言语间暗示祈请，长孙无忌总不答应。

礼部尚书许敬宗见皇后失宠，武昭仪得势，也多次劝长孙无忌顺旨，废后，立武昭仪。长孙无忌不但不听，反倒将许敬宗斥责得面红耳赤。

长孙无忌自认为是三朝元老，又是力主立李治继位的亲舅舅，且受先帝之托，身居太尉辅政大臣，并不把二入宫门的武氏放在眼里。况且此时长孙无忌年近六十，不再是当年助秦王定天下那时的充沛精力。且他掌握朝廷大政，在重大事情上几乎费去他全副精力。对于武昭仪他却丝毫也没防备。也是合当有事，就在高宗登基不久，朝中出了件大事：房玄龄之子驸马都尉房遗爱谋反。

原来驸马都尉薛万彻屡立战功，得尚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因他多次立功又娶公主，态度骄恣与同僚不协，且口出怨望，对朝廷不满。右卫将军裴行方上启皇上，太宗命人当廷质对，薛万彻无话可说。英国公李勣说他：“职乃将军，亲惟主婿，发言怨望，罪不容诛。”薛万彻因此获罪，除名徙边。后来遇到大赦，不久授

为宁州刺史。有事入朝，和房玄龄的儿子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的驸马都尉房遗爱友善。

薛万彻原对被除名徙边就有怨气，这时他私下里对房遗爱说：久在边陲，大不适意，今病足。我坐镇京师，鼠辈不敢动！若国家有变故，当奉荆王元景为主。

荆王元景，原来是太祖李渊的第六个儿子，为莫嬪所生，武德八年封为赵王，贞观中徙封荆王。高宗即位，进位司徒，实封得一千五百户。按理身为皇叔，位进司徒，该当安享富贵才是，他常常对人说，他梦见手把日月。有人趋炎附势，暗示他应当身登九五。

无巧不巧，这时太宗的外甥，柴绍和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所生的儿子，驸马都尉柴令武也因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要来都城就医，自卫州刺史任所来京。这些皇亲国戚，聚集长安，大家都和荆王元景的女婿、房遗爱的兄房遗直，过往甚密。

房遗直是房玄龄的大儿子，玄龄去世，长子承嗣，当上了邢国公。高阳公主想夺取邢国公封爵，就向高宗奏称，遗直对她无礼。房遗直知道高阳公主在皇上面前将自己告下，也将房遗爱和薛万彻等密谋要立荆王元景为主，反叛朝廷的事上告。房遗直在奏章中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

高宗见告驸马都尉房遗爱等谋反，使太尉长孙无忌鞫问。

房遗爱深切了解，当初太宗欲立吴王恪，常说：“吴王恪类我。”长孙无忌力主立晋王治。说晋王有文才有武略，声望高，天下人多归心。无忌力排吴王恪立为储君之议，因此二人相互忌恨。长孙无忌总想找个由头，将李恪杀死，以绝众望。

房遗爱深知长孙无忌，忌恨李恪，便说，事与李恪同谋。这原是房遗爱想缘“太宗时纥干承基上变”的事例，免自己的谋反罪。